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元文類卷四十五

元 蘇天爵 編

雜著

故物譜

元好問

予家所藏書宋元祐以前物也法書則唐人筆迹及五代寫本為多畫有李范許郭諸人高品就中薛稷六鶴最為超絕先大夫銅山府君官汲縣時官買宣和內府

物也銅碌兩小山以酒沃之青翠可摘府君部役時物也風字大硯先東巖君教授鄉里時物也銅雀研皆有大錢一天禄一壓重緻密與石無異先隴城府君官冀州時物也貞祐丙子之兵藏書壁間得存兵退予將奉先夫人南渡河舉而付之太原親舊家自餘雜書及先人手寫春秋三史莊子文選等尚千餘冊并畫百軸載二鹿車自隨三研則瘞之鄭村别墅是歲寓居三鄉十月北兵破潼關避于女几之三潭比下山則焚蕩之餘

葢無幾矣今此數物多予南州所得或向時之遺也往在鄉里常侍諸父及兩兄燕談每及家所有書則必枚舉而問之如曰某書買于某處所傳者何人藏之者幾何年則欣然志之今雖散亡其綴緝裝褙籤題印識猶夢寐見之詩有之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以予心忖度之知吾子孫亦復當以不知吾今日之為恨也或曰物之閱人多矣世之人玩于物而反為物所玩貪多務取巧偷豪奪遺簪敗屨惻然興懷者皆是也李文饒志平泉

草木有後世毀一樹一石非吾子孫之語歐陽公至以庸愚處之至于法書名畫若桓玄之愛玩王涯之固護非不為數百年計然不旋踵已為大有力者負之而趨我躬之不可必矣我後之卹哉予以為不然三代鼎鍾其初出于聖人之制令其款識故在不曰永用享則曰子子孫孫永寶用豈為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于一物耶抑知其不能必為我有而固欲必之也蓋自莊周列禦寇之説起世之誕者遂以天地為逆旅形骸

為外物雖聖哲之能事有不滿一笑者况外物之外者乎雖然彼固有方內外之辨矣道不同不相為謀使渠果能寒而忘衣饑而忘食以游于方之外雖眇萬物而空之猶有託焉爾如曰不然則備物以致用守器以為智惟得之有道傳之無媿斯可矣亦何必即空以遣累矯情以趨達以取異于世耶乃作故物譜

辯遼宋金正統　　修端

歲在甲午九月望日東原諸友會于孫侯之第語及前

朝得失之事坐客問云金有中原百餘年將來國史何
如或曰自唐已降五代相承宋受周禪雖靖康間二帝
蒙塵緣江淮以南趙氏不絕金于宋史中亦猶劉石符
姚一載記爾衆頗惑焉愚曰正閏之論端雖不敏請以
本末言之夫耶律氏自唐以來世為名族延及唐末朱
温篡唐四方幅裂遼太祖按巴堅乘時而起服高麗諸
國并燕雲以北數千里與朱梁同年即位是歲丁卯至
丙子建元神册在位二十年其子德光嗣位是歲丁亥

唐明宗天成二年也德光後號太宗當天顯十一年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為清泰帝來伐遣使求救于遼奉表稱臣仍以父禮事之太宗赴援因以滅唐石氏稱晉遂以燕雲十六州獻于遼仍歲貢帛三十萬疋天福七年晉高祖殂出帝嗣位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于遼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與遼抗衡太宗舉兵南下會同九年入汴以出帝為負義侯遷黃龍府石晉遂滅大同元年太宗北還仍以蕭翰留守河南劉智遠在河東

秉間而發由太原入汴自尊為帝及乎宋受周禪有中原一百六十餘年遼為北朝世數如之雖遼之封域褊于宋校其兵力而澶淵之戰宋幾不守因而割地連和歲貢銀絹二十萬兩疋約為兄弟仍以世序昭穆降及晚年遼為翁宋為孫及至天祚金太祖舉兵平遼克宋奄有中原三分之二子孫帝王坐受四方朝貢百有餘年今以劉石等比之愚故不可不辯也夫劉淵石勒皆晉之臣庶叛亂國家以臣伐君縱能盜據一隅僭至姚

泓終為晉將劉裕所虜斬建康市茲作載記理當然也完顏氏世為君長保有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皆為敵國素非君臣若如或者所言金為載記未審遼史復如何爾方遼太祖神冊之際宋太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興五十餘年已即帝位固難降就五十年之後包于宋史為載記其世數相懸名分顛倒斷無此法既遼之世際宋不可蒸則金有中原尤難别議以公論處之據五代相因唐莊宗入汴復讐伐罪理勢可觀外朱梁篡逆甚于王

恭石晉因遼有國終為遼所虜劉漢自立父子四年郭
周廢湘陰公而立以五代之君通作南史內朱梁名分
猶恐未應遼自唐末保有北方又非簒奪復承晉統加
之世數名位遠兼五季與前宋相次而終當為北史宋
太祖受禪平江南收西蜀白溝迤南悉臣于宋傳至靖
康當為宋史金太祖破遼克宋帝有中原百餘年當為
北史自建炎之後中國非宋所有宜為南宋史
或曰歐陽氏宋之名儒也立定五代不云南史當時想曾

熟議柰何今復有此論乎愚曰歐陽氏作史之時遼方全盛豈不知梁晉漢周授受之由故列五代者欲膺周禪以尊本朝勢使然爾及作十國世家獨曰周漢之事可謂難矣歐陽公之為是言厥有旨哉愚讀李屏山詠史詩詠五代郭周云不負先君持節死舉朝惟有一韓通蓋嘗驚哀此詩命意宋自建隆以來名士大夫論議篇什不為不多未嘗一語及此非不能道也蓋禘之說也故列五代者良可知矣隋李文中子作元經至晉宋

已後正統在中原而後大唐南北一統後至五代天下紛擾無由再議降及今日時移事改商搉前人隱約之迹當從公論或者又曰金有中原雖百餘年宋自建隆于今幾三百年况乎今年春正月攻陷蔡城宋復其讎固可以兼金矣愚曰元魏齊梁世數已遠恐諸公不以為然請以五代周漢之事方之漢隱帝乾祐三年遇殺太后詔立河東節度使旻之子贇尋廢為湘陰公旻遂即帝位于晉陽終旻之世猶稱乾祐旻係劉高祖母弟

其子承鈞孫繼恩繼元皆相繼立凡二十八年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始滅之夫東漢四主逺無郭周則郭亦不當稱周固當為閏宋太祖不當曰受周禪傳至太宗方稱東漢之後歐陽不合作五代史合作四代史司馬光通鑑當列東漢為世紀歐陽不宜作十國世家嗚呼國家正閏固有定論不圖今日輕易褒貶在周則為正在金則為閏天下公論果如是乎況蔡城之亡蓋大朝征伐之力宋之邊將專權率意自撤藩籬快斯須之忿

昧脣齒之理延引強兵深入遵徽宗之覆轍媒孽後禍取笑萬世何復鑒之有宋自靖康已來稱臣姪走玉帛歲時朝貢幾于百年豈期今日私論遽稱尊大復如是乎金泰和間南宋寒盟起無名之師侵漁唐鄧宿泗韋宗分遣應兵其淮漢川蜀之間大為所破宋遣臣方信孺等界辭告和請叔為伯進增歲幣獻臣韓侂胄之首至于闕下是時中原連年蝗旱五穀不登山東尤甚章廟深用自責每以偃兵息民為念嘗詔百官議曰朕聞

海陵有言我國家雖受四方朝貢宋猶假息江左亦天下兩家耶故有親征之行去歳宋人兵起無名搖蕩我邊圉今已敗衂哀懇告和朕思海陵之言宜如何爾時臣下有希意者進曰向者靖康間宋祚已衰其游魂餘魄今雖據江左正猶昭烈之在蜀不能絶漢氏之遺統明矣于是宋金和議遂定此乃當時繼好息民之大畧非後世正閏之定論也夫昭烈之于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其族屬疏遠不能紀録高宗乃徽宗之子奄有江

南似與昭烈頗異若以金史專依泰和朝議為承宋統或從今日所論包為載記二者俱非公論也或者又曰遼之國僻居燕雲法度不一似難以元魏北齊為比愚曰以此言之膚淺尤甚若以居中土者為正則劉石慕容苻姚赫連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者為正苻秦之量雄材英畧信任不疑朱梁行事篡奪內亂不得其死二者方之統孰得焉夫授受相承之理難以此責况乎泰和初朝廷先有此論故選官置

院敕修遼史後因南宋獻誠告和臣下奏言靖康間宋祚已絕當承宋統上乃罷修遼史緣此中州士大夫間不知遼金之興本末各異向使遼史早成天下自有定論何待余言生客愕然曰數百年隱顯之由何其悉也幸請書之以備它日史官採摭云爾

讀藥書漫記二條　　劉因

人稟是氣以為五臟百骸之身者形實相孚而氣亦流通其聲色氣味之接乎人之口鼻耳目者雖若泛然然

其在我而同其類者固已晗焉而相合異其類者固已怫然而相戾雖其人之身亦不得而自知也如飲藥者以枯木腐骨錫為蘆粉相錯合以飲之而亦各隨其氣類而之焉蓋其原一也故先儒為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骨故骨以酸養之辛金味金之纏合異物似筋故筋以辛養之鹹水也似脉苦火也似氣甘土也似肉其形固已與類矣而其氣安得不與之流也推而言之其吉凶之于善惡亦類也

天生此一世人而一世事固能辦也蓋亦足乎己而無待于外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毒湖南多氣而有薑橘茱萸以治氣魚鼈螺蜆治濕氣而生于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于山蓋不能有以勝彼之氣則不能生于其氣之中而物之與是氣俱生者夫固必使有用于是氣也猶朱子謂天將降亂必生弭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人固無不可處之世也

七觀　　袁桷

翰林先生納禜息機白玉之堂將歸乎麻源之山房越公孫懷櫝濡穎託物喻志考圖審曲若鑑之納視言忘而意消類別而理備有郢大夫癯然褐衣目不接乎黼黻耳無聞于律呂蹍而言曰登高能賦湼曼荒忽智專者䰟強形滯者物遂昔吳州萊觀詩東魯言有度徵有據厲階于枚生濫觴于曹王先生楚産也雲夢汗漫巫峽巑岏胸藏腸蟠公孫不足以教我先生殺青南山積

簡羽陵若綱有綱若墨有繩舉凡暢微我其領諸

越公孫曰太素烟熅清濁奠儀雨風露雷動植攸孳辯

方審良民用不疵六氣以沴曰天其世彼諄諄者皇曰

汝命實長厥土燥剛相其溫凉我生命在天順以受年

巖居谷餘中道以隕執書以觀有涕汍瀾陋彭鏗之逆

理兮何恣縱而益顏言技可以進道兮吾當由是以返

觀納腸補臟憯忍莫竟石立土踊孛彗迸逆吾猶以為

天地之病也修身俟命道之大經先王之正也大夫曰

神之所行何體何方枸者為儒請更端以告僕夫
越公孫曰靈曜宣精五紀順明察幽考微法天以行形
氣芸芸吉凶畢高觀象以分韜兮靈根感不以言由動
彰靜百神受祐虛者為音質者為數昔后稷氏之職黍
稷薿薿智者過謀期盡其地力民日作愿相攸食墨風
雨斯敵連雲炭葉飛不得垂喙屣不敢仰視旁營萬家
地記萌芽赭衣僨蹶而淮水復絶鑄鼎伏姦能沈于淵
吁嗟而求桑林之羞要荒擾馴王會盈庭獻琛効珍物

不可枚陳雞豚以時父恬孫嬉何助邊蒐思屈曲洲島家累千金資先生昔居列僊之館據要集思謂象以理明妖由人興守諄芒法清寧却走馬于郄謝重譯之雉陋三沓之茅熙熙陶陶舒舒夭夭不言而歲成無營而事貞夫子不云乎一致而百慮其是之謂乎郢大夫曰汎觀博聞于道彌損願滌耳以抉其蘊

越公孫曰粤昔尼父惟俎豆是斅擊刺坐作因民以教蒐苗獮狩車徒卒究厥今輿圖八表同歷四貉交軌月

窫毦風丘氷天桂海馳心望雲請命欵塞千廬星環八屯山列羽林繙經飛騎鼓笈然而樂成者難與圖事守文者不足語智嘗聞之兵農同封耕戰同功魚類雁行敵莫我敢當府散籍移萬姓流離强帥拉脇外寇憯肌卒不可桂支後王鑒觀法曰以繁龎者罷者恇者羸者駢頭引吭食粟而嬉闢門納兵百部是師何草廬高吟崎嶇雜耕何杜氏之子傅僻孔深而緩帶以征射以容觀劒以氣言批亢擣虛孰知其隅折衝厭難莫窮其畔至

若握玄圖視龜文縱横其止與易象相表裏者驟語之吾懼大夫竦眙也大夫曰兵者不祥之器未動此知也越公孫曰炳靈心君闢乾闔坤情聲相宣立度出均昭昭鴻藻緗縹足存敢先論楚材而言之謬謬乎是畏垢而將翥也霏霏乎睫承露而欲訴也荒蹊斷葦燐滅没而疑聚也織文揚徽攬芳菲而離組也少馬商飈號鳴金石琮琤逐虎搏兕韝鵰鏃鷹奇莽蒼于一瞬秉扶搖以孤征終緩轡以就日愴倏淪乎西傾噫悲何為哉古

有巖居之士抱奇抉幽漱芳深林憩寂凍流澹乎其若遺窈兮其若留鈎盤助之爲回旋虛牝荅之爲獻酬猨三疊而墜淚鶴九轉而凝愁鈎玄採微迄無終窮瑤席敷張高歌慨慷語初麗而終放託餘韻于宮商然此其戔戔者耳攟拾蒼雅刮磨詰盤微棻具編飛英露溥何譏乎肉食之鄙猶鄭穆而魯桓也大夫不聞之乎鍾石絲竹各隨其聽隆汙有時其所遭者命摩盪堪輿吸呼羲娥矢爲帝詞叶爲賡歌五嶽贊襄百靈護呵不棘不

玼如砥如磨發潛漏泉揗民陽春瑰逸爲新簡絜爲眞
列若戶居别若渭分雍容者珩璜冲遠者英莖纓絶而
緒續醴甘而齊清昔之擅名偉著耿光兮其不能以千
百程也浮聲切響直意肆志澎湃訇磕滔滔莫止据理
者夸飾言者哇嫫母兮姑射鉛刀兮鏌鎁謇莫任兮柰何
大夫曰文章與政通玉署之職也文勝質則史更言其
大者
越公孫曰矻矻中壘校讎靡寧世本年紀繫于麟經捨

相府圖書泯其緯經炳麟金匱汔罔敢配廼司馬氏決
榛鋤翳麗者為譏激者為刺升涉世家表籍作記言諸
侯無史史立周官圮鄙儒畫剗削章删凡爝火竝日卒
澌盡莫傳昂昂荀袁辭約義完何班范家至耿光緜緜
相繼擬述百世一律素王簡編如日在天熒煌高張孰
敢附肩鴻化以漓研深益疲織者闒者襲者濫者泄忍
畏禍希企市價諂不表直俚不師雅若聾鼓鍾若盲策
馬元經附訛唐歷受呵後有紀畧迄莫同科尹石猛志

證古比事百不一試歐陽氏出方名山所藏復大同而小異勢不兩立其魯史之謂厥令系牒川盈記註櫛比考志存廢興之源典章酌損益之致登瑤山而神駭游鄧林而目眛般倕効吁隨和發涕摽觚之士吾將見其心赧而神悸也先生登祕丘覽群玉積石倉標朱目墨兵筆削融液乎粹精囦赫胥鄰大庭大夫宜從下風而乞靈也大夫曰皇王惟熙帝霸孔巘我心增悲韓愈不為史名以四馳何庸知焉

越公孫曰煌煌古帝别生聚方煥乎陶唐五服正邦五典率常導之無違民用熙熙授之以時聿來孜孜降于三王厥緒日孳集成于蒼姬黼黻憲章金石命令緝熙太和宣昭群姓纖鉅之備粲乎其有秩也豐殺之制屹乎其有截也三光重輝百辟拱列歲時易遷而浸淫蘖芽弱者綴旒强者鋋戈智者探囊勇者拔河摶犀象屠蛟鼉飛矢請命旁午係車蹶乎浮雲迅乎奔塵炙轂滑稽之士紛然而竝陳棄仁恩假鬼神混君臣各馳騁而

懷新數千百年人亡而說具勞乎離婁不足以一視也藺乎王良不足以一御也其最大可病者恬泊守貞可以養身不可以治民絕性棄命黔首蠹病孟軻氏有作吾見其髡鉗而舌咋也言未既郢大夫曰天藏山中瑾瑜匿瑕閒以辨之厥德自華儒者詬病卒不能以勝何道最高子盍陳之毋激毋勦

越公孫曰古昔齠童受業閭塾書數首通訓詁是屬聲歌象舞目接身服相親有恒日用不瀆後帝不相襲緣

祀興文八音寥寥五禮紜紜鏗鏘莫明而聚訟若棼鄭說乖誤後圖踵循象制益湮周官别出議者欲一繁紊繆錯棳網而入林適越而轅北也類禮孔勤五厄莫存後有放補去取未就卒乘虬驂雲字以文合聲以音比旁數落佚行離狄覲文軌同風不能以一致孔壁莫推二經蕃廡贅牙為今簡儷為古謂道統是傳曷敢有語詩基文王而周名先興首章異同衆說沸騰風雅變言美者為訾直者為詆魯頌紀異秦誓告終何後學瞢瞢

迄莫之通麟麟魯經議口法吏謂齊晉無褒而日月具剌紛若蠭蝟眇若糠秕不虛其心不明厥視遺珠抱疑探篋積毀然此特人文之經緯政治之用體也三聖述作包河總洛二儀生于心萬化制乎神迎之而莫親拒之而莫存疑者遯者愕者困者湛兮消兮委兮昭兮沈思遺物形離超兮激廻飈兮閬而寥兮縱雲翺兮憺兮儒先從我指兮郢大夫曰始吾見公孫疲劮若不足突梯若避辱靡精稿神何斷斷然也今知子矣永畧處

矣吾與翰林先生倘徉此土小年大年猶以為朝暮也

工獄

宋本

京師小木局木工數百人官什五其人置長分領之一工與其長爭長曲不下工遂絕不往來半歲衆工謂曰語非大爈醵酒肉強工造長居和解之乃讙如初暮醉散去工婦淫素與所私者謀戕良人不得間是日以其醉于讎而返也殺之倉卒藏屍無所室有土塌塌中空蓋寒則以措火者廼啟塌甎寘屍空中空陿割為四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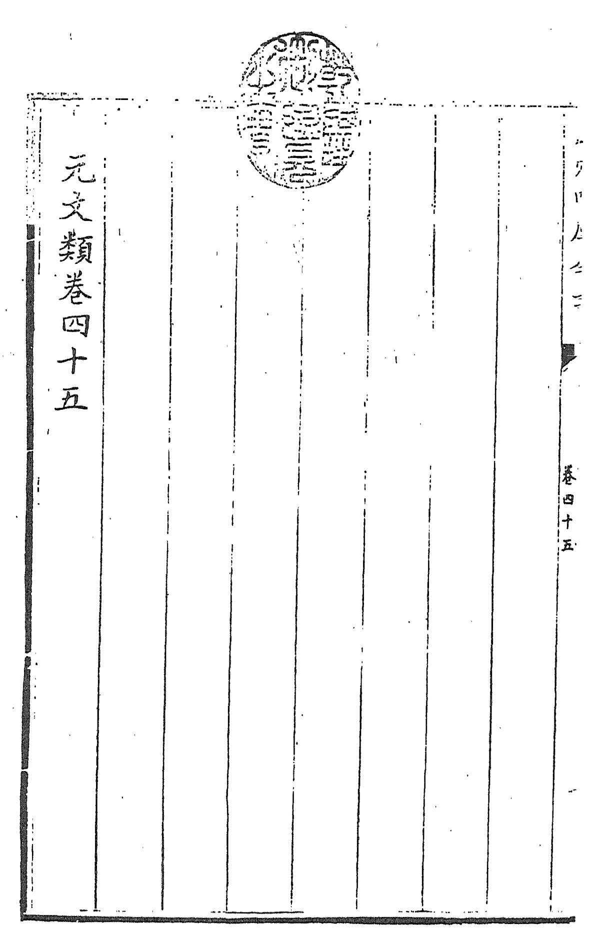
始容馬復輒故所明日婦往長家哭曰吾夫昨不歸必
而殺之訟諸警巡院院以長仇也逮至榜掠不勝毒自
誣服婦發喪成服召比丘修佛事哭盡哀院詰長屍處
曰棄壕中責伍作二人索之壕弗得伍作本治喪者民
不得良死而訟者主之是故常也刑部御史京尹交促
具獄甚急二人者期十日得屍不得笞既乃竟不得笞
期七日又不得期五日期三日四被笞終不得而期益
近二人歎惋循壕相語荅無已時因謀别殺人應命募

坐水傍一翁騎驢渡橋犄角擠墮水中縱驢去懼狀不類不敢輒出又數受笞涉旬餘度翁爛不可識舉以聞院名婦審視婦撫而大號曰是矣我夫死乃爾若耶取夫衣招魂壕上脫笄珥具棺䥾之獄遂成院當長死案上未報可騎驢翁之族物色翁不得一人負驢皮道中過宛然其所畜奪而披視血皮未燥執愬于邑亦以鞫訊憯酷自誣刼翁驢翁拒而殺之屍藏某地求之不見輒更曰某地辭數更卒不見負皮者瘐死獄中歲餘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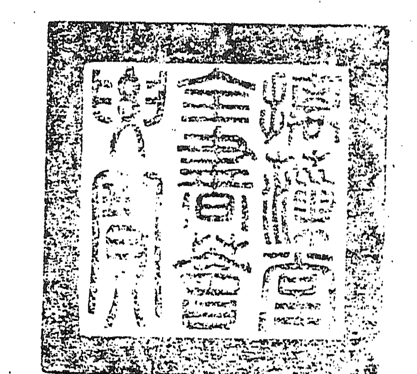
長奏下縛出狴犴衆工隨而譟若雷雖皆憤其寃而不能為之明環視無可柰何長竟斬衆工愈哀歎不置徧訪其事無所得不知為計乃聚議哀少鈔百定處處置衢路有得某工死狀者酬以是亦寂然無應者初婦每修佛事則丐者望至求供飯一故偷常從丐往乞一日偷將盜它人家尚蚤不可既熟婦門戶乃闇中依其垣牆以須廹鍾時忽醉者踉蹌而入酗而怒婦詈之拳之且蹴之婦不敢出聲醉者睡婦微諦燭下曰緣而殺吾夫體

骸異處土塌下二歲餘矣塌既不可大又不敢填治吾夫尚不知腐盡以否今乃虐我嘆息飲泣偷立牖外悉得之默自賀曰奚偷為明發入局中號于衆吾已得某工死狀逮付我錢衆以其故偷不肯曰必暴著乃可遂書合分支與偷且俾衆遂隨我往偷陽被酒入婦舍挑之婦大罵丐敢爾鄰居皆不平偷將毆之偷遽去土榻席板輒作欲擊鬬狀則屍見矣衆工突入償偷購反接婦送官婦吐實醉者則所私也官復窮壕中死人何從

來伍作欵擠荷物騎驢翁墮水伍作誅婦洎所私者磔于市先主長死吏皆廢終身官知水中翁即鄉瘐死者事然以發之則吏又有得罪者數人遂寢負皮者竟不白此延祐初事也校官文謙甫以語宋子宋子曰工之死當坐者婦與所私者止耳乃牽聯殺四五人此事變之殷也解仇而伏歐刀逃笞而得刄伍作殺而工婦窆負皮道中而死桎梏赴盜而獲購此又轇轕而不可知者也悲夫



元文類卷四十五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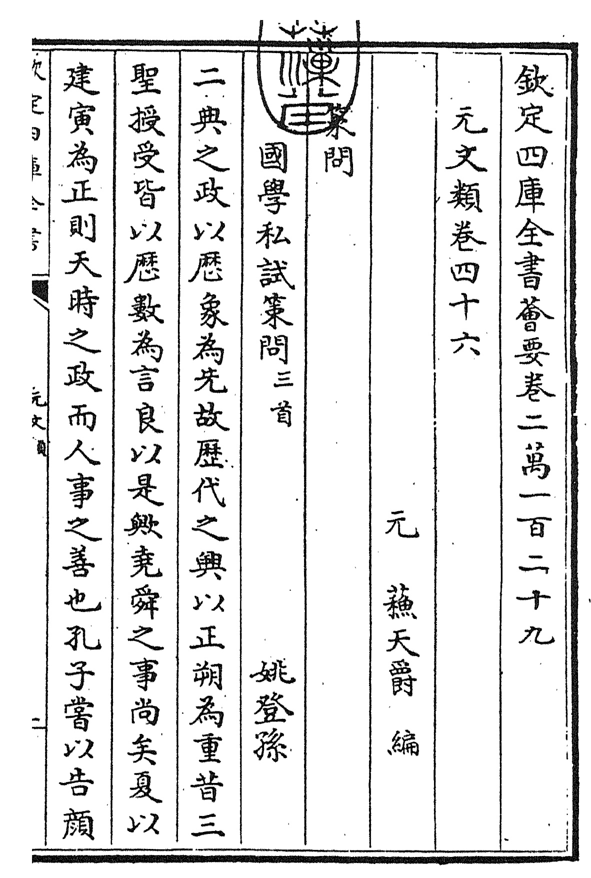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應先烈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元文類卷四十六至四十八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一百二十九

元文類卷四十六

元　蘇天爵　編

策問

國學私試策問三首

姚登孫

二典之政以歷象為先故歷代之興以正朔為重昔三聖授受皆以歷數為言良以是歟堯舜之事尚矣夏以建寅為正則天時之政而人事之善也孔子嘗以告顔

子顧不以為萬世不可改歟一變而商則用丑為正再變而周則用子為正說者曰一王之興將有以新天下之耳目則正其首事也不得以相襲然歟儒者以子為天統丑為地統寅為人統說者曰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故是三建者皆可以為正後儒遂謂子者天之春故周以為正丑者地之春故商以為正寅者人之春故夏以為正是正即春也然則大冬嚴寒之月固可以為春則亦毋怪夫秦人之以亥為正歟夫詩與書學

者之所質信而無惑焉者今書所載月數皆以寅紀詩之月數亦寅也獨七月之詩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則季冬之言也曰為改歲入此室處則孟冬之言也然則豳人固有二正歟而說改月者曰孟子周人也其言七八月則夏五六月其言十一月十二月則夏九月十月也然則孔子亦周人也顧曰行夏之時何歟夫孔孟學者之所折衷焉者而立言之異如此學者將孰從歟人之言曰天者理而已自儒者之有是言也而世之言

天者率求之于微眇茫忽之際而遂以其穹隆昆侖晝夜運行者為麄迹廢而不議可不言歟古之言天有穹天者言其象穹然也有蓋天者言其形北高南下如倚蓋然也有渾天者言其體渾渾然也世之人起而見仰而戴不知其說可不可歟堯大聖人也史記其放勛之實莫先於欽若歷象之事學者顧欲以為麄迹掃而不議得無與堯舜戾歟夫天之所以為天者日也月也星辰也歷家以天為天以日月五星為天之緯其說曰周

天之體凡三百六十五度天者左旋自東而西一日行三百六十五度日月五星右旋自西而東日最遲日行天一度月次遲月行天十三度有奇五星尤遲自古及今歷家通用其說以為測候之準則可信不誣而儒者之說不然以天左旋一日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而常過一度日月五星亦左旋日一日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止而不及天一度月一日行周天不及天十三度有奇五星皆然此其說自關中大儒發之而考亭先生著其

說于書夫書之有傳世為天下道可也其參考摸索至精且詳左旋之說將以袪千古之惑非苟焉者而歷家之論與漢唐諸儒之說竝行于世皆以為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何若為背馳歟諸生其參酌厥中務詳言之著于篇毋徒曰吾非瞽叟焉知天道

儒者之學貴乎明體以適用苟志于用矣通今者語古則或乖泥古者適今則難合二者交病焉謂之有用可歟事之最古而便于民者莫井田若也自比閭族黨州

而爲鄉自鄰里酇鄙縣而為遂自井邑丘甸縣而為都自黄帝至周公非千五百年不能備其成之何難歟至孟子時未久也諸侯已去其籍而不可得知何其壞之速歟秦廢經界立阡陌而田始弊阡陌可開也夫其自溝而洫洫而澮澮而川遺跡豈盡堙而不可尋歟自是而降豪右兼并得以專地矣二千年間信古者通患之則有限民名田而已則有計口均田而已然其法有未行而已弊有既行而隨弊有始定而終弊者何歟豈世

異事殊法固未易立歟豈井田之外皆不足為良法歟唐初祖庸調取之口分世業未幾再變而為兩稅至于今不改豈井田復作亦無便于此法歟借曰仁政必自經界始不知給授之衆還受之冗出入之際何以使之無弊歟不知高下之則盈縮之度寛狹之劑何以使之可守歟斯數者信古之士可不却顧而長慮歟昔横渠先生慨然有意于三代之治以為經界不正雖欲言治皆苟而已期以數年復井田之法與學者議買田一方

而井畫之以推先王之法于當今可行也苟至于行亦無不可歟諸生為有用之學豈無志横渠之志者歟要使酌之古而合施之今而使田制一大議論也願詳言之

私試策問　　吳澂

治天下之事多矣有司嘗考今古以為其事之大者十有二稽之古而不能無疑曷可行于今歟試因識事務者議之古者冑子有教何教乎師保有訓何訓乎顯忠

諸呂之謀亂與奮節甘露變故之後者孰優精忠之賢
否混淆與抗疏朝廷草創者孰劣上書美恭何謬歟醉
入賦詩何迂歟願聞所以得公族之道古者力牧之外
何以有六相禹皐之外何以有十六相丞相欲斬二千
石與置部刺史而相府不相干者孰非丞相欲斬戲臣
與小臣加官而相府不相統者孰是蕭曹舊隙何以同
心姚宋不同何以戮力嚴明寬厚何以相資善謀善斷
何以相用醇謹自飭才何劣而係天下安危二十四考

何量與二黨交攻量何隘而為天下輕重二十餘年何
才與願聞所以為宰相之道古者諫無官王事無闕後
世置諫大夫世道不古御史為傳命記事果得乎御史
為平章按察果失乎擢補闕以增直臣氣謂諫議有諫
臣風者孰優以中大夫守東海諫官補刺史者孰劣守
饒州而給事不肯草制可法歟除刺史而舍人封駁可
嘉歟願聞所以得臺諫之道古者金馬承明之著作與設
中書之官孰是尚書侍郎之起草與立學士之號者孰

非取譽于貞觀與德音除書者同乎齊名于元和與號大手筆者異乎賜以宮錦與下詔而悍卒泣涕者孰賢贈以玉帶與賜詔而王廷湊順者孰勝願聞所以得兩制之道古者東觀禁中之名同乎弘文崇文秘書之號異為秘書府居于外何所始秘書閣藏于外何所因劉章元成施讎周堪何官楊雄班固傅毅何職黄香盧植蔡邕馬融與馬懷素褚無量何所顯乎賈逵丁鴻與張說徐堅元澹何以名乎願聞所以得館閣之道古者左

右史與内史何所殊大小史與外史何以異蘭臺掌圖籍與禁中注起居孰優太史居丞相上與史館于門下省者孰是三墳五典紀之何人春秋檮杌作之何氏章程必付柱下元功必藏御史何意乎太史必職司馬斗必職東家何見歟郤太宗觀史與郤文宗者孰賢郤張説託言與郤李德裕者孰智顧聞所以得史官之道古者㯍人廵省四方與掾史分制諸郡同乎刺史秩卑權重與州牧秩重權專異乎刺史揚州奏二千石罪與

刺史冀州不察長吏者孰優不肯杖小吏與不肯捕蝗者孰劣補職三百不以私撓設學校變風俗與真刺史者孰勝單造賊壘毀淫祠破機祥與三獨坐者孰負百域聞風而震悚果賢乎奸贓望風而解綬果得乎願聞所以得監司之道古者六官掌于司馬孰為將漢唐大將府衛孰為帥韓彭衛霍之功孰多靖勳光弼之才孰愈築臺簡注而上客何以誅設壇寵拜而椒房何以罰漢中可戰則戰非輕乎荊州可和則和非怯乎朝受詔

夕引道與軍旅俎豆者孰是卯受命辰出師與廟堂朝
歌者孰非詩禮强晉而學春秋者何以有陳濤之奔輕
裘平吳而作文賦者何以有河橋之敗趙不敢東匈奴
不敢寇愈於毀家而紓國難者乎敵不敢南突厥不敢
顧愈于敵人未滅何以家為者乎頤聞所以得將帥之
道古者渤海潁川之良果拜守相輒見問之功乎河北
二十四郡無一忠豈側門侯進上之過乎由滎陽為中
大夫與上蔡擢河南守者何如道不拾遺蟲不犯境與

江陵反風不具伏虎者何以肥卿之才何以稱益昌山陽之才何以美濫賞玉成何謂賢主不識真卿何以復國德化三異與忠信三善孰優民不敢欺與民不忍欺孰善願聞所以得守令之道古者學校庠序之名同乎司樂學正國子之制異乎六德六舞干戈羽籥之制何以殊禮樂詩書鄉司徒之教何以別置弟子員五十人至百人千人而至三千人何以盛圜橋億萬計黌舍千八百室與每歲課三科歲復增二科何以精國子三百

人太學五百人四門千三百人又何以盛鹿鳴之歌燕堂之琴與咸送尚書何以精博士弟子領于太常得乎國子監隷太常寺當乎舉司隷之幡與捄朱穆皇甫規者孰優拒朱泚之亂與褒陳仲舉留陽城者孰勝教守脩之書何以乎喉張顯之誣何以乎顧閩所以得學校之道古者選部有尚書何所始尚書有吏部吏部有侍郎何所自用人不分流品故有以引强蹶張致相者何法官必取之法律而財賦必取之入粟補官乎選官清

鑑與詳密者何如平允與請謁不行者何若山公啓事與二十年天下無遺才者孰優金背鏡與十二年留得人者孰是或無藻鑑或賢否雜進與或白之譏孰非或較覈失實或大納賄賂與市瓜之譏孰劣顧聞所以得銓選之道古者八元八愷誰之苗裔虢鄧毛原何所自出仕者世祿與三衙三衙之制何以殊崇德象賢與武選文較何以異多慤之夫三篋之才與元成之守節孰優細栁之屯朱崖之排與蕭育之賢孰優任太子洗馬

太子庶子與校書郎博士弟子者孰勝任侍中司空與為郎為中郎將者孰負父任與兄任孰賢乎族父任與宗家任孰愈乎教子以謟者何故教子以容者何為或謂任子不通古今果當乎或謂雜色入流者果宜乎願聞所以得任子之道若此十二事者曷為而不戾于古曷為可行于今其詳言之有司將以觀有用之學

建試策問　元明善

朕聞賢聖之君之治天下也或恭己無為或不遑暇食

或寛仁恭儉或力于為善其所以致治雖殊及乎民安物阜風淳俗美刑辟措而鮮用頌聲作于田里制禮作樂翕然太和而麟鳳龜龍嘉禾朱草甘露醴泉諸福之物莫不畢至雖帝王之美不徒在是亦其氣之應也舜文之聖德尚矣若漢之文帝唐之太宗猶能致治如彼況薄漢唐而不居者乎今天下雖久寧謐戶口雖甚蕃滋而稼穡或傷于水旱細民或致于阻饑未能家給人足時猶仰濟縣官豈行仁義猶未盡效邪子大夫明古以識

今知常而通變毋迂闊于事情毋乖戾于典則明以對

朕將親覽焉

擬會試策問　　曹元用

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國之大事也其禮之尤重者曰郊曰廟按周禮于冬至之日郊圜丘而春秋所書魯事或郊于春正月或郊于四月五月甚者于九月而用郊郊之時不同若是何耶禺之彖曰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享上帝而曰享養聖賢則大亨王假有

廟則用大牲其重輕之義亦安所取哉夫儀禮周禮若詩俱言尸而不言主春秋則書主而不書尸是皆神所憑依者也何為不竝言豈亦有先後之序乎抑古者兼用尸主以祀而經書特互見乎周制都宮别廟東漢以來乃易以同堂異室議者謂為褻不古若然歷魏晉隋唐宋金之久何為而不復古制乎周天子七廟加以文武世室九獻之禮王后預焉陟降進退一日而可遍及否抑再日而復祭乎后王齊宿當于何所百職助祭男

女授受何以別乎九廟樂舞當何以處之易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説者謂既薦則簡略不足復觀豈先王之所以事其上世者乎文王何為著是為訓凡玆數者皆禮之大節吾儒所當深究而明辯者也我國家隆平百年功成化洽禮樂之興維其時矣諸君子由鄉貢而來大比于京師其于玆數者必燦然于胸中矣願為我縷陳其説

廷試策問　　衷椾

蓋聞昔之聖人垂衣裳以成無為之治稽于書傳任賢設教品節備具諄諄然命之矣是無為者始于有為也事久則弊唐虞之世歷年滋多不聞其有弊也治莫重于定國體尊國勢綱常之分嚴風俗之化一國體定矣善惡之類明賞罰之制宜國勢尊矣廉遠堂高上下之辨也量才授官莫得踰越國之大柄也若是者其道何以臻此記曰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王道備矣夫禮以防民樂以和志刑以禁暴政以善俗四者何所先也夙

夜浚明卿大夫之德也知其邪慝則知所以儆之知其困窮則知所以振之為吏習常恬不知省其故何也繼體守文善論治者尤以為難朕承累聖之丕緒宵旰圖治罔敢暇豫於變時雍若有缺然者子大夫覲乎會通酌古今之宜毋过言高論以稱詳述之美朕將有攷焉

會試策問

袁桷

夫書者即古之史也孔子刪述自唐虞二典以訖于周之文侯之命附以費誓秦誓而三墳八索九丘諸書皆

芟而不録至其約史記脩春秋託始于魯隐公元年實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褒善貶惡特書屢書至獲麟而絶筆前乎唐虞之所著豈不過于文侯之命等篇而去彼取此泝平王而上沿獲麟而下豈無可記之事而絶不為書是皆有深意存焉司馬子長創為史記首軒轅以逮漢武或有孔子所芟者子長乃從而録之後人翕然以為有良史之才愛其雄深雅健凡操史筆者如班孟堅范蔚宗諸儒爭相蹈襲是祖是式而未有取法于

春秋者焉豈聖言宏遠匪常人所可擬其彷彿邪自荀悦倣左氏傳為漢記體制稍為近古于是袁宏孫盛之徒竝為編年之書而學者或忽而不習終不若子長史記盛行于世司馬公編資治通鑑造端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繫年叙事歴漢唐以終五代勒成一家之言淵乎博哉此近代所未有也其亦得聖人之意否乎我國家隆平百年功成治定禮樂方興纂述萬世之鴻規敷闡無窮之丕績吾儒之事也故樂與諸君子討論之諸

君子游心載籍聞見滋廣其于書春秋之所始終史記通鑑之所以製作必詳究而明辨之矣願聞其説

廷試策問　袁桷

朕聞自昔聖王之治天下罔不在初政故舜之嗣位也明目達聰命九官咨十有二牧禮樂刑政之道粲然備具禹成厥功祗承于帝精一執中實聖聖傳心之要湯黜夏命以克綏厥猷為本武王勝殷首訪于箕子天人之際明矣詩之訪落公劉書之無逸立政亦惟成王嗣

服之始君臣交修以成繼志述事之業唐虞三代其揆一也維我世祖皇帝聖神啟運時則有同心同德之彦效謀輸忠故能混一區宇治化旁洽朕祇承丕緒永惟帝王事功見于經傳悉遵而行之時有古今制宜損益若稽世祖之宏規遠略垂統萬世夙夜寅畏以圖治安然人才之列于庶位者猶若未備百官之達于庶政者猶若未精于大夫其以前王之坦然明白可行于今者何策世祖政典之綱領當今未盡舉行者何事宜悉心

以對以輔朕惟新之治

會試策問　　虞集

傳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若稽古昔率是道也吾夫子脩禮正樂刪詩定書賛周易作春秋天下萬世賴焉漢立學官經置博士名家之學史具可考歷唐以來定為注疏立教者用之我國家設科取經術之士今十餘年矣擴而明之不在學者乎夫自漢唐至于近代說經者多矣或傳或否悉論焉則累日不能既其目

請以耳目所共及者而問言易自王輔嗣之說行而言象數者隱其有存者猶當可乎邵子先天之學可得而傳乎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旨意所指文義所當有異同乎書有今文古文之辨傳者終不敢析而為二豈昔人成書有未可輕議者乎詩自毛傳盛行韓傳僅見逮朱氏傳出一洒其故其有所授乎毛鄭舊說猶有可論者乎春秋左氏公穀之傳與經並行久矣至于啖趙陸氏始辨其不合而求諸經君子韙之三子之說果盡得

聖人之旨乎劉氏權衡三傳益容于陸而劉氏果無餘蘊乎胡氏之說其立義得無有當論者乎禮有儀禮及大小戴記又有周官小戴今用之儀禮其經也可弗講乎大戴之記猶有可取者乎周官之制可互考乎鄭氏之注其歸一乎此固諸君子積習而素知者其詳言之

會試策問　虞集

昔者神禹盡力溝洫制其畜洩導止之方以備水旱之虞者其功尚矣然而因其利而利之者代各有人故鄭

渠鑿而秦人富蜀堋成而陸海興漢唐循良之吏所以衣食其民者莫不以行水為務今畿輔東南河間諸郡地勢下春及雨霖輒成沮洳關陜之郊土多燥剛不宜于暵河南北平衍廣袤旱則千里赤地水溢則無所歸往往上貽宵旰之憂至發明詔脩庶政出粟與幣分行賑貸恩德甚厚然思所以永相民業以稱旨意者豈無其策乎五行之材水居其一善用之則灌溉之利瘠土為饒不善用之則泛溢墳淤湛漬嚙食玆欲講求利病

使畿輔諸郡歳無墊溺之患而悉樂耕桑之業其疏通之術何先使關陝河南北高田不乾而下田不浸其瀦防決引之法何在江淮之交陂塘之跡古有而今廢者何道可復願詳陳之以觀諸君子用世之學

廷試策問　　虞　集

洪惟太祖皇帝受天明命肇興景祚列聖繼作四征不庭鋒旗攸指靡不率服逮我世祖皇帝混一區寓職方所載振古未有于是建國紀元立官府置郡縣制禮樂

定貢賦帝德王功之盛粲然如日星之行天四時之成歲也六七十年之間講之益明治之益習天下晏然守其盈成者又何以加之哉朕纘承正緒夙夜祗懼成我聖祖神考之心比歲再祼太室仰而思之求盡其道而未能也夫親親莫内于九族今百世本支蕃衍盛大則既尊位重祿矣尚有以勸之之道乎尊賢莫先于百姓今世臣大家勲業昭茂則亦既富方穀矣尚有以體之之道乎多方内附之衆因其俗而導之者亦既久矣一

而同之之道尚有可完者乎生聚教養之民因其生而厚之者亦既周矣協而雍之之道尚有可致者乎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朕之志也子大夫咸以道藝來造于廷其備陳之朕將親覽焉

廷試策問　　虞集

朕聞伏羲神農黃帝之事見于易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存乎書皆聖人也其號名雖殊而治化則一日月星辰之為天丘陵川澤之為地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為人

三極之道有以異乎宗廟也朝廷也師旅也禮樂也佃漁也耕桑也時之所尚雖小有損益其為治之具豈有易于此者乎然而伏羲神農黄帝之所以為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為堯舜禹湯文武可得而别乎伏羲之卦文王申之神禹之疇武王詢之文無異也道無異也然伏羲之作造化備矣何以有待于文王武王之心神明通矣何以有待于箕子然則羣聖之奥有待于後世者猶無窮乎子大夫習之于師考之于古

得之于心宜之于今者亦素有其説乎朕誠以為非伏羲神農黄帝無以為道非堯舜無以為德非禹湯文武無以為功心術之精微制作之會通子大夫其悉陳之朕將親覽焉

元文類卷四十七

元　蘇天爵　編

策問

會試策問　馬祖常

聖王之設官也俾在位之臣咸稱厥職以亮天工者其法不越乎選舉而已皇元稽古立制用賢使能叙進差等成法具在夫事久將弊亦有可變通者乎入官者日

滋月積循名責實有不勝其煩然選舉乖方則瘝官病民曷術得以無二者之失乎命風紀擇可為守令者善矣然必求于資歷相當足以盡撫字之才乎漢世公卿二千石皆得辟舉可施于今乎課績良法也今以五事備責守令往往虛文考功可復乎州郡牧守限于品秩闕員者衆漢唐以來權行試守激厲奬借之道獨不宜于今乎諸君子裒為舉首各悉其說

廷試策問

王士熙

朕聞帝王之相承質文之迭興尚矣夫治在正俗致俗之丕變必在上之人有以作而興起之則四海之內其應如響也史氏之言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弊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小人以僿於乎三代善政所以紹五帝之烈垂百世之範其爲之綱紀樞機者豈不在茲乎繼是而後不遑論也洪惟我太祖皇帝龍興朔土世祖皇帝奄宅方夏制度文爲著之令甲深仁厚澤涵煦黎庶其一民俗

而定民志者具舉矣淳龐正直之風篤實博大之教兹非忠乎上下等威截然而不可犯郊廟朝廷粲然而有儀兹非敬與文乎然必審所從也夫三代不可及已其所謂弊者果何在乎今欲氣感而聲隨風移而俗易必從一以為定乎必擇三者之盛而棄其弊乎此朕所以切于正俗者也子大夫積學明經其于古今之宜政事之要方將推以待用其悉心以對毋忽

大都鄉試策問

富珠哩翀

朝廷者網紀所綜而風化所由宣京師者郡縣所望而民物所由阜以上達下者禮樂政刑也事孰大焉以下奉上者士農工商也業孰廣焉事振于上萬方治象以之昭明業脩于下萬世邦本于是鞏固生民以來天下國家莫之能易也夫禮天地之節也三代損益雖可槩見叔孫之儀後世因之開元之禮通典載之宋金雖未定其書禮之記録者國有大議廟堂諏詢宸宁斷制必采而用之其于事天享帝之爲敬君臣父子夫婦之爲

綱孝友睦婣任恤之為教果盡古昔之道適時措之宜乎樂天地之和也暨宗制氏失傳雅益趨俗近古有為之君知方之士思復古制而竟未能一其或有作不能無憾沿襲至今著兩大樂律吕果胳合乎治忽果關繫乎政以德德本于天法制禁令政之條目也施無所本足以即其下乎刑弼教教宗于禮鈇鉞鞭朴刑之不得已也用無所宗足以戢其亂乎民于下者士也農也工也商也士俊造之藪也將相百執事之階也今養士法

加詳取士路加闢而士習益陋士氣益卑豈學非所用用非所學乎其何道以礪之農衣食之原也上有司農之政下有勸農之臣墾治雖嚴而汚莱間于圻甸占籍可考而遊惰萃于都城况其遠者乎其何法以治之工利器之府也奇巧熾而奪稼穡之務苦窳售而耗庫廪之儲其何方以正之商懋遷之資也鈔法久隳農末交病市擾不測有無俱艱徼倖者公私相欺折閱者上下莫想其何術以平之聖天子踐阼科舉舊章再布明詔

京府開試光被德音諸君子需貢輦下經濟首有望焉之八者本末精粗討論有素請著于說

鄉試策問　宋本

趙宋立國三百餘年遼金二氏與之終始其君臣媺惡其俗化隆汙其政事號令征伐禮樂之得失皆宜傳諸不朽為鑒將來然當世史官記傳叢雜不可盡信虞初稗官之書又不足徵昔晉書成于貞觀唐史作于慶歷益筆削之公必待後世賢君臣而始定聖天子方以人

文化天下定議將併纂三氏之書為不刊之典左氏史遷之體裁何所法凡例正朔之予奪何以辨諸君子其悉著于篇用備採擇

鄉試策問　　歐陽玄

誦唐風者慕堯之遺俗歌豳雅者念周之初基載籍可稽也國家隆興朔方渾厚之風雄武之氣所以度越百王奄有四海者也當是時國人忠君親上之誠一出天性既而高昌親附乾竺大夏諸國景從域葱嶺民流沙

碣石以北祁連以西皆隷職方收其豪傑而用之亦既尊尚國人之習而服被其風矣承平既久散處宇内名爵之所砥礪才諝之所滋演揵出百家未有紀極雖風氣大開文治加盛勢有然者然而澆浮而崇雅去漓而還淳豈無其道歟覩筆札者兼弓矢之藝飫膏梁者知稼穡之難其教當何先歟别氏族以明本原同風俗以表歸會其政有當講者歟才諝既培養矣名爵既錫予矣其所以圖報稱者以何事歟願悉以對

會試策問

歐陽玄

蓋聞三代以來經國之制至于今而不朽者未有盛于九府圜法者也國初楮幣量時度宜歲久變通勢所必至粤若稽古歴山莊山之鑄先王荒政民無捐瘠將使錢楮通行别㴱時與事會然而輕重之則斂散之方可以行之永久者必有良法矣夫欲重不至于病鈔法輕不至于費國資斂可以益于公散可以便于私以至廣鼓鑄之所而不滋偽盡坑冶之利而不厲民平貿易之

價而不偏均遠近之用而不滯新不至貽將來之弊猶不至蹈前代之成官有典守而不兀于設員銅有中買而不煩于立禁肉好之詣精銖兩之適等遠物畢來而舶無逸出之患私藏盡發而入無告訐之虞若是者何以各臻于善歟諸君子學古而通今苟有以裕國而庇民者其悉心以對無隱

鄉試策問　黄溍

三代法制見于經者惟周官一書大綱小紀詳略相因

其言人事悉矣然稽之尚書王制孟子之書有不能盡同者何歟或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迹或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果何所折衷歟周衰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是書何以獨存歟漢除挾書之律是書最後出而冬官亡矣時以考工記足之或者排其非是考功有記果出于誰歟或又謂三百六十之屬已散見于五官冬官果未嘗亡歟國家以經術取士而是書不列科目豈以劉歆蘇綽王安石輩用之而不驗歟抑他有可議者歟厥

今朝廷內建六曹蓋古六官之遺意豈其成法固在所取歟抑猶有可舉而行者歟諸君子為有用之學宜熟講之矣願聞其說

啓

謝嚴東平賜馬啓　康熤

微勞亡有敢及三命之榮小已奚堪遽冒千金之貴所賜厚矣何愧如之伏念熤材素無良器非致遠徒勉厲駑之志莫成卒驥之功無所取哉確然大耳詩書廢棄

難追韓愈之飛黃鄉里歸來亦乏少遊之款段敢望代勞之駿足孰憐負俗之陳人責然來思念不到此茲蓋伏遇相公秉鞭作牧如馭臨民名高齊駟之無稱德大魯駉之有頌小者大者縶之維之雖病類之駒謂何飾矣至泛駕之馬亦在馭焉不圖衰朽之蹤曲被閑馳之惠自矜光寵獲免徒行敢曰據鞍效馬伏波之矍鑠恐其羈跫有杜工部之損傷感佩良深染濡奚罄

謝解啓

閻復

并宫角藝初無黄絹之辭藻鑑垂光誤中青錢之選名非情稱感與愧并竊惟辭賦之淵源是乃古詩之糟粕荀氏子發明其大槩宋大夫鼓舞乎後塵英華秀發則洛陽少年文彩風流則臨卬詞客自兹以往作者寖多摛章繪句者往往有之操紙染翰者滔滔皆是若孫綽擅聲金之美子雲翰吐鳳之奇二班父子卓冠一時陸家弟兄獨步當世莫不振金石鏗鏘之調窮霧縠組麗之文大而仁義諷諭之至言細而鳥獸草木之多識禁

踰侈則有東京西京之作辨時事則有吳都蜀都之編或上林以諷其畋遊或甘泉以述其郊祀升堂入室然未窺孔氏之門墻宣德通情亦庶幾風人之旨趣何此源流之降演為科舉之文一變唐宋尚餘作者之典刑再變金遼無復舊家之風骨拘之以聲律之調暢檢之以對偶之重輕以窘邊幅為謹嚴以粘皮骨為親切描題畫影但知一字之工夫抹東塗西不覺六經之破碎習非成是以變為常事馳騁者輒謂之荒唐務雄贍者

例云乎唱叫雖子建胸中之八斗不得騁其才雖少陵筆陣之千軍無以施其勇然有司之獲選亦壯夫所不為何承平歷世而來莫之敢指益僥倖一第之外孰知其他必待權衡至公之流庶展琴瑟更張之手伏惟提學郎中先生儒林冠冕學海宗盟憫斯文重厄于秦灰賛東國復修乎泮水甄陶後進殿最于春秋二季之間鑑視前車洗滌乎場屋百年之弊俾削拘攣之態庶還麗則之風格雖守而必文辭之可觀辭雖尚而亦義理之

為主加程文律度于古今骨格之内取古今氣體于程文規矩之中自非卓爾不羣之才曷副褎然舉首之選如復者青衿末品白屋蕪才天杓仰企媿求濯翼以凌梯絳漢難凭徒自尋章而摘句五音中度敢論擲地之宮商八表神遊安有凌雲之氣象辦作戰蝸之兩角尚慚窺豹之一班鼯鼠之窮顧將奈何黔驢之技益止此耳豈意不以菲對之下體遽令糠粃以先揚敢不益礪操修重襮鄙鈍進而不已雄以當前庶取百中之功不

買千金之顧銘心鶚路謝九秋桂子之風刮眼龍門看三月桃花之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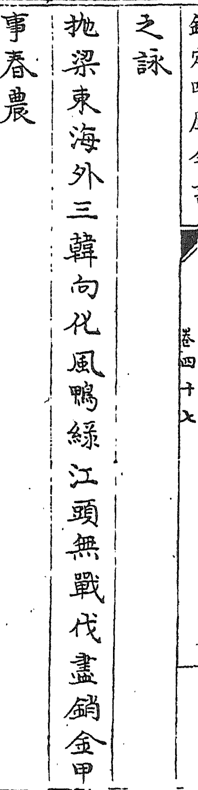
上梁文

廣寒殿上梁文

徐世隆

析木星躔臨士馬雄疆之地瓊華仙島營帝王遊豫之宮蓋因前代規模便有內都氣象金臺南峙玉泉西流北襟山勢眞龍虎之區東帶海濤盡魚鹽之國控河朔上流之上居今日中原之中是宜均貢賦于四方定龜

昌于億載況朝覲必有接見之所凡宮室本非逸樂而
為恭惟皇帝陛下功塞兩間德光五葉明俊德以親九
族脩文德而來遠人以至治不世出之英姿舉累朝未
暇行之令典既嚴先廟當備行宮念人疲飛輓而尚未
全蘇雖躬在暴露而不自為苦逮至干戈之戢戢始令
棟宇之量脩壯未央而龔秦風鄙蕭相重威之設葺九
成而損隋制慕唐皇去泰之心即廣寒之廢基應清署
之故事敬涓穀旦爰舉柏梁敢陳工誦之言庸代子來



之詠
抛梁東海外三韓向化風鴨綠江頭無戰伐盡銷金甲
事春農
抛梁南惠雨仁風洗瘴嵐干羽兩階苗自格籠包不數
洞庭柑
抛梁西鐵嶺兵閑太白低闢道上都朝會日降王侍子
到來齊
抛梁北天道北旋昌水德周天列宿象臣民萬歲千秋

拱宸極

拋梁上雲馭霓旌擁仙仗長春白鶴自天來特為吾皇降

靈貺

拋梁下輦路春風促龍駕都人莫訝晚迴鑾秋郊恐損

如雲稼

伏願上梁之後一人有慶萬壽無彊地儀厚配于長秋

天位普臨于諸夏青宮朱邸煌煌相輝玉葉金枝綿綿

不絶鸞臺鳳閣咸登柱石之臣象郡雞林永作藩維之

守國無桃棣民恐奠居延及魚鳥之微生亦遂池臺之同樂

太廟上梁文　　王磐

聖人作事仰憲百王都邑成規要傳萬世越皇居之肇建必宗廟以為先是故舜紹堯基歸格于藝祖之室周成洛邑烝祭于文王之宮典冊相傳古今一制今皇帝仁涵動植孝奉神明飲食菲薄而豐腆于粢盛衣服純素而鮮華于黻冕講求故事太常之禮樂一新圖任舊

人漢官之威儀漸復敬擇吉地爰立太宮百堵皆興千
楹並列堅抄文梓半出于江南巨柏長松并來于山北
共勸樂趨之役咸咸百日之功因舉脩梁輒伸善頌
抛梁東瀚海無波舟檝通行見新羅兼日本共來助祭
賀新宮
抛梁西西域重開路不迷碧瑱明珠馳滿背香犀樂草
似長堤
抛梁南楚風輕脆尚虛談供祭包茅宜早貢莫誇天險

恃江潬

抛梁北萬勇不能當一德龍沙戰土漲天潢舞干未久
苗來格

抛梁上綿蕞新儀參法象禮文隆殺相時宜魯國兩生
何太强

抛梁下天開有道扶宗社列聖相承四紀餘于今初覩
文明化

伏願上梁之後干戈罕用俎豆常陳長朱草于齋除庭

靈芝于廟柱烝嘗禴祀保百世之宗祧朝覲會同來萬方之玉帛各安環堵室同作太平人

東宮正殿上梁文　　盧摯

玉冊金文既正重離之位桂宮蘭殿載新洊震之居盖將別冢嫡以繫人心所以關儲闈而貳宸極恭惟皇帝陛下統垂萬世德冠百王以不世之英姿倚曠古之隆典頃因定鼎爰用正朝固非逸豫之期率皆社稷之計每務然思隆萬世之本其必也能聳四方之觀廼眷春

宫式崇丕構敬惟皇太子殿下温文日就岐嶷生知趨
朝回馳道之車侍幄辨南陽之牘然不有師賓接見之
方則何以示軌範不有衛率環列之所則何以明等威
于是少府獻圖冬官督役顧慮盡出內帑經費不煩大
農萃梗楠豫章之材罄般輸梓匠之技規模素定斤築
隆施繡桷華榱拱星辰于閶闔飛檐複道接雲氣于蓬
萊允叶龜謀共扶虹棟敢申善頌以相歡謡
抛梁東太液滄波與海通玉殿問安僊仗曉鬱葱浮動

廣寒宮

抛梁西京觀巍峩太白低少海旌旗遥嶺掞至今威信

徹羌氐

抛梁南天策元勲自可參鉛槧尔才蕭統輩癡兒官事

竟何堪

抛梁北勿謂天高人叵測居卿半夜望前星輝耀晶熒

拱辰極

抛梁上萬國歡欣覩明兩金相玉質德無疵主鬯承祧神

自享

拖梁下翼翼青宫崇廣厦横經問道重師儒郤笑瀛洲

非大雅

伏願上梁之後殿下端居鶴禁誕荷鴻休得保傅若二

疏有賔客如四皓問安視膳克盡兩宫之歡監國撫軍

大慰兆民之望

尚書省上梁文　　　　閻復

龍蟠虎踞近依天闕之九重鳥革翬飛肇啓文昌之八

座昭風雲之慶會聳華夏之具瞻麟鳳來游燕雀相賀欽惟聖明聲天張宇亘地開封混六合以為家攬群英而入彀周卿有六以冢宰統百官唐省分三曰尚書總庶務喉舌典樞機之密股肱資輔佐之良惟政事之有堂實熙朝之盛典再涓吉地爰築新基輦來落落之奇材構出潭潭之仙府左帶鳳池之水右瞻鰲冠之峰聽雞有便于趨朝待漏不煩于他所三槐論道端居上相之尊一筆為霖廣作蒼生之福允協龜策共舉虹梁博

採歡謡庸申善頌

拋梁東日出扶桑化景融盡道今年春澤好安排歌酒慶年豐

拋梁南解愠風清澍雨甘萬頃黄雲登夏麥千村白雪簇春蠶

拋梁西月窟無塵太白低九曲河清蛟蜃遠萬年枝穩鳳鸞棲

拋梁北玉牒交歡懐聖德草芳騏驥附龍鱗沙遠鶺鴒

攀鳳翼

抛梁上詞亢上應璿璣象輔德常依紫極垣洗兵更挽

銀河浪

抛梁下發政施仁自鰥寡甄陶萬類入洪鈞磨庇八荒

開廣廈

伏願上梁之後三辰即序庶政惟和邦畿荷帍足之安

輔相協棟隆之吉二十四考休誇中令之賢材萬八千

年共祝天皇之聖壽

九先生祠上梁文

薛友諒

道行天地之間固存消長世之聖賢之出孰與綱維欲開我後人必須先覺者濂溪先生圖立太極學契聖功發四端萬善之原扶三綱五常之教幸親傳之明道而復授以伊川况康節之同時有横渠之行峯文正挺生于涑水南軒迭起于漢川在呂太史豈曰小知至朱晦庵始為大備歷之千載實惟九人視漢唐訓詁之徒尚陪從祀接孔孟湮微之統當有叢祠爰即州庠載嚴像設

冀篤信好學之士啓見賢思齊之心縱有避秦人必顧受

廛而出於變離騷國須捨所學而從助舉脩梁恭陳善

頌

抛梁東人在光風霽月中為報歷源來學者精思力踐

是豪雄

抛梁西先哲從將記鄒鄗樂地一言良有悟更能談易

撤臯比

抛梁南春粢沅江一帶藍時不再來如逝水亟將伊洛

學窮探

抛梁北斯文復振無楊墨集成今說考亭功畢竟是傳來曾國

抛梁上天根月窟閑來往欲將妙理向詩尋靜著工夫讀擊壤

抛梁下朝家咫尺求儒雅致君堯舜看成規通鑑一編無右者

伏願上梁之後師儒輩出理學大明廣性命道德之傳

賛禮樂文明之治揭茲盛典化及遐方

大次殿上梁文　　宋本

太室奉先肸蠁之情斯在齋庭設次敬共之念彌興于以為中嚴外辨之需于以構上棟下宇之壯配天其宅不日告成共惟皇帝陛下先祖是皇神明其德議禮盡致曲之道享親極如在之誠玉瓚黃流躬陟四時之祭龍衮玄冕力還三代之儀且聖人亟遷坐之規斯明主制齋心之地度閟宫之密邇掄良梓以經營繩直準平

騁考工之斤斧芒寒色正炯清廟之星辰陟降彤庭往來黄道凡所以如聲音笑貌在其上皆以其思居處志意于此中適縠旦之敬涓致柏梁之對舉爰歌六偉用相羣工

抛梁東淑氣扶輿九廟中獻歲發春當禴祭太平天子宿齋宫

抛梁西天子秋嘗執鎮圭明發有懐常不寐萬幾思慮一時齊

抛梁南祠祭顔哀神所監登降周旋無過舉禮官遷秩
聖恩覃
抛梁北大蒸嵗祭騂牛一聖君方寸儘神通充正千秋
常配食
抛梁上三后在天時陟降風馬雲輿恍惚中神靈只為
多儀享
抛梁下天子孝思天下化鬱金柜柸與菁茅錫貢紛紛
走諸夏

伏願上梁之後宗祏鼎安本枝益茂𢿎挺謹彌文于燕

翼縉紳執彜器而駿奔二世穆一世昭永配明禋于文

祖三年祫四年禘載隆純嘏于神孫泰山四維天子萬

壽

元文類卷四十七